

作家李民发二十年倾心力作  
古典文学名著《三国演义》的补续之作  
长篇历史系列小说

# 三国殇

蜀殇

李民发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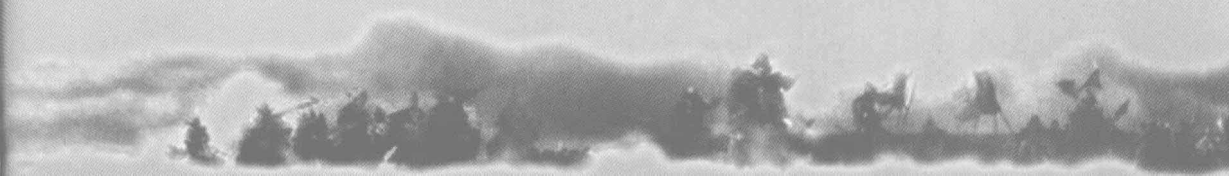
甘肃人民出版社



# 蜀殇 三国殇

甘肃人民出版社  
GAN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

李民发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三国殇/李民发著. —兰州: 甘肃人民出版社, 2007. 6  
ISBN 978-7-226-03553-5

I. 三… II. 李… III. 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 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76403 号

责任编辑: 韩惠言 连凌云 马 强  
美术编辑: 贾 文  
封面设计: 弋 舟

三国殇

李民发 著

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73003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)

甘肃地质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 印张 85.5 插页 6 字数 1330 千

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~3,100

ISBN 978-7-226-03553-5 定价: 128.00 元

## 序 幕

奔腾不息的黄河，就像是一条出洞的巨蟒，蹿下雪域荒野，穿过崇山峻岭，撕裂黄土高原，一路怒吼咆哮着，滚滚而下，终于冲破重重障碍，不可阻遏地流入了中原大地，来到了邙山<sup>①</sup>脚下。

大概是因为经过了近万里漫长而艰难的跋涉，黄河似乎已经累了，显露出一种疲惫之态，好似一条体力消耗殆尽的大蟒，不停地喘息着，缓缓地蠕动着，波光粼粼的河面，犹如它的层层叠叠的鳞片，慢慢地晃动着，闪烁着。也许，黄河是被与它只有一山之隔的那座久负盛名的古都吸引住了，想窥视一下这座名城的雄姿，或观赏一场正在这里上演着的人间悲喜剧，所以，它才久久徘徊着，不愿迅速离去……

与黄河隔山相对的古都洛阳<sup>②</sup>，坐落在邙山之南的盆地之中，洛水、伊水等数条河流蜿蜒其间，纵横流淌，雨量适中，物产富饶，夏无酷暑，冬无严寒。它东面有虎牢关可供

扼守，西面有函谷关可作屏障，南面有伊阙当其门户，北面有邙山和黄河为其依托，进可攻，退可守。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与气候条件，使洛阳成为历代帝王建都和居住的理想之地，先后有夏朝、商朝、东周和东汉的数十个皇帝定都于此，时间长达八九百年之久。尤其是东汉光武帝刘秀迁都洛阳以后，便开始在这里大兴土木，广建宫殿和台观馆阁、苑囿、池沼，使洛阳城空前的雄伟壮观，商业也空前的繁荣昌盛。

一百多年之后，东汉权臣董卓挟持汉献帝刘协迁都长安，将洛阳洗劫一空，把宫殿、官府和房屋付之一炬。经过这场浩劫，曾经盛极一时的繁华都市洛阳，变成了瓦砾遍地、灰

---

① 邙山：山名，一名芒山，在今河南洛阳北，是洛阳北面的天然屏障。历代洛阳有事，此山为必争之地。

② 洛阳：三国时魏国的都城，故址在今河南洛阳东白马寺一带的洛河北岸。

烬盈尺、人烟萧条、满目凄凉的废墟<sup>①</sup>。

又过了三十来年，魏国迁都洛阳，并开始东汉都城的旧址上重建洛阳的宫室。经过曹魏几代帝王四十多年的苦心经营，魏都洛阳已逐渐恢复了往昔的风貌，其建筑规模虽仍无法与东汉极盛时相比，但其宫殿和苑囿却也相当豪华。特别是近几年来，魏国与蜀国、吴国之间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，中原地区相对稳定，人口不断增加，生产得到发展，洛阳的商业也随之慢慢地繁荣起来……

这是景元三年（262）的一个夜晚。按时令虽然已是初冬，但洛阳仍是气候温润，冷暖宜人，只有那一片片纷纷飘落的枯叶，似乎在不断地提醒着居民：秋天已经过去，寒冬即将来临！数十年连续不断的战乱，已在洛阳居民的心中留下一片浓重的阴影，使他们养成了一种高度戒备和防范性的生活习惯：天一黑，那些平民百姓和商贩匠人便都早早各自归家，关门闭户，熄灯灭火。白日里人流涌动、熙熙攘攘的大街上，一到晚上，就再也没有过往的行人了，显得异常冷清和空荡。惟有那一队队持枪挎刀的巡夜兵士，不时地从街上走过，给冷清而空荡的大街增添了些许生机和紧张的气氛。

但是，在魏国的大都督<sup>②</sup>司马昭

的那座犹如皇宫般豪华的府邸内外，却是灯火辉煌，如同白昼，人来人往，热闹非凡。府门之外，车水马龙，络绎不绝。满朝的文武百官，或骑着高头大马，或乘着华丽的车子，在家丁的护卫之下，前呼后拥地来到大都督府外；然后跳下坐骑，跨出车子，退去家丁，正冠整衣，像上朝面君似的，神情严肃地走进大都督府门，来到那座与皇宫内用于朝会的大殿相仿的议事堂内，按照他们各自的官衔和品阶对号入座。

从大都督府的大门到议事堂之间，虽然仅仅只有几十步的距离，可那些文臣武将却像是经过了漫长的跋涉，变得前后判若两人：目空一切的，变得诚惶诚恐；颐指气使的，变得小心翼翼；喜笑怒骂的，变得一本

---

<sup>①</sup> 据《后汉书》与《三国志》载：初平元年（190）正月，勃海太守袁绍与后将军袁术、冀州牧韩馥等人约盟，推举袁绍为盟主，起兵讨伐董卓。董卓惧怕，挟持汉献帝刘协迁都长安（今陕西西安西北），杀洛阳富户，没其财产；发掘诸帝陵及公卿冢墓，收其珍宝；驱赶百姓数百万口上路，饥饿寇掠，积尸盈路；悉烧官殿民居，二百里内室屋荡尽，无复鸡犬。《三国演义》第五回、第六回“演义”了此事。

<sup>②</sup> 大都督：官名，第一品，此官不常设，属于加官。凡加此官者，颁予代表天子威权的黄钺以节制持节的高级将领。

正经；狂放不羁的，变得规规矩矩……他们一个个默默地正襟危坐，对面前几案上摆着的时令鲜果和御用美酒，视而不见，无动于衷。看那样子，他们仿佛不是前来议事的朝廷命官，倒像是来听候宣判的囚犯，惴惴不安地等待着法官的到来。

“大都督到！”也不知过了多久，一声高喊在议事堂内响起，惊动了那些沉默不语的文武百官。他们纷纷站起身来，弯腰垂首，异口同声地说：“卑职恭候大都督。”

“诸位不必多礼。”随着一个沙哑的声音，司马昭从象牙屏风后走出来，当仁不让地在中间的主位上坐了下来，居高临下地俯视着那些低头弯腰不敢仰视的文臣武将，颇为得意地笑了笑，客气地说：“诸位请坐！”

“谢大都督！”文武百官谦卑地说，然后才纷纷落座，忐忑不安地偷觑着司马昭，见他身穿常服，面露喜色，心中方稍稍安稳了下来。

其实，这位令群臣望而生畏的司马昭，年纪不过五十出头，比不少须发皆白的老臣要年轻得多。仅从外表看，他既不魁梧，也不威风，更算不上英俊潇洒，身材中等且显得有点单薄，脸色灰暗并隐隐约约地露出一一种病态，若不穿上那套令人畏惧的官服，与凡夫俗子并无什么差别。如果说他和普通人有什么区别的话，就

是那双鹰样的眼睛中，不时地闪射出两道阴森的寒光，叫人不寒而栗；深陷的两腮之中，似乎蕴藏着深不可测的谋略权术，让人不知所措；还有那长年紧锁不展的眉宇之间，显露出一股浓重的杀气，使人心惊胆战。

司马昭的威严，不是来自他的外貌，也不是出于他的气质，而是出自他显赫的门第和巨大的权势。自汉代以来，司马家族就是中原地区数得着的名门望族，历代均为高官显职。他的父亲司马懿，更是凭借其出色的政治、军事才能，成为曹魏政权中举足轻重的人物。

魏明帝曹睿病死之后，年幼的齐王曹芳继位，司马懿成为辅政的大臣之一。十年之后，他利用另一个辅政大臣曹爽与曹芳离京去拜谒高平陵之机，在洛阳发动政变，一举搞掉了他最大的政敌曹爽，把魏国的军政大权

控制在自己的手中<sup>①</sup>。

司马懿病死之后，他的长子司马师接过父亲的衣钵，总揽了魏国的军政大权，魏帝曹芳只不过是那个有名无实的摆设而已。当曹芳年纪渐长，不甘再作摆设时，司马师便仿效其父，又一次发动政变，废掉了曹芳，另立年仅十四岁的曹髦为帝<sup>②</sup>。

司马师死后，司马昭便接过哥哥的权杖，继续专擅朝政，将魏帝曹髦玩弄于股掌之上，稍不称心如意，便要在朝廷之上，当着满朝文武百官的面，对曹髦大加训斥。吓得曹髦如同小老鼠见到了大狸猫，汗流如雨，颤抖不止。

司马昭的所作所为，使曹髦愤恨在心。为了不再坐受凌辱，像曹芳一样被司马氏废掉，他孤注一掷，亲率宫中的宿卫和奴仆冲出宫门，企图杀掉司马昭，中兴曹魏政权。可是，曹髦的行动只能是以卵击石，其结果是，他不仅没能挽救衰落的曹氏命运，反而被司马昭的党羽杀死<sup>③</sup>。

司马氏父子三人，两度发动政变，废掉了一个皇帝，杀掉了一个皇帝，曹魏政权已完全成了司马氏的囊中之物，魏帝也完全成了傀儡皇帝。

曹髦被杀之后，司马昭另立年幼的曹奂为帝。这个尚未成人的娃娃皇帝，慑于司马昭的权势，刚一继位便对司马昭大加封赐。然而，年幼无知

的曹奂哪里知道，此时的司马昭对那些位极人臣的头衔和荣耀，已经根本看不上眼了；他要改朝换代，由司马

---

<sup>①</sup> 据《三国志》载：正始十年（249），魏帝曹芳与大将军曹爽等人离开洛阳去谒高平陵（今河南洛阳东南）。太傅司马懿假借太后之命，关闭洛阳城门，占据武库，发动了政变。司马懿遣使上奏曹芳，请求免去曹爽的职务，以侯还第。曹爽措手不及，不知所措。其党羽劝曹爽率曹芳驾幸许昌（今河南许昌西南），与司马懿相抗衡。曹爽不从，率曹芳返回洛阳。不久，司马懿以谋反罪诛杀曹爽及其同党，魏国军政大权归于司马氏。《三国演义》第一百七回“演义”了此事。

<sup>②</sup> 据《三国志》载：嘉平六年（256），司马师与群臣联名上奏太后，历数魏帝曹芳之过错，以其荒淫无度，不可继承大业为由，请求废掉曹芳，另立新君。太后迫于司马师的权势，不得不下诏允许。于是，司马师便废掉了曹芳，另立高贵乡公曹髦为帝。《三国演义》第一百九回“演义”了此事。

<sup>③</sup> 据《三国志》载：甘露五年（260），魏帝曹髦见司马昭独专国政，不胜其忿，与大臣王沈等人谋诛司马昭。曹髦亲率僮仆百人，鼓噪而出。但由于王沈告密，司马昭已有准备，命其党羽贾充去阻截曹髦，并指使成济将曹髦刺死。事后，司马昭逼迫太后下诏将曹髦废为庶人，另立常道乡公曹芳为帝。不久，司马昭又以大逆罪诛杀了成济及其父子兄弟，以掩人耳目。《三国演义》第一百四回“演义”了此事。

氏取代曹氏做皇帝，只是因为时机尚未完全成熟，才将这一计划暂时搁置起来。

司马昭虽未正式改国号，称皇帝，但其权势已远远地超过了魏帝曹奂。大都督府成了实际上的皇宫，议事堂成了实际上的朝堂。文武百官上朝只不过是例行公事，点个卯，退朝后都要到议事堂来听候司马昭的调遣。魏国所有的军政大事，都是在这座议事堂里由司马昭一锤定音；满朝文武的生死升降，也是在这座议事堂里由司马昭一语定案。因而，文武百官上朝面君时显得若无其事，轻松自然；而到这座议事堂来议事，反倒觉得心绪不宁，精神紧张，惟恐有个言差语错，惹恼了这位一言九鼎的大都督，落个抄家灭族的悲惨结局。尤其是今天，司马昭一反常态，在晚上把群臣叫到议事堂来，不知有何大事要议，或许不知又有哪个大臣要倒霉了！

正是由于这个原因，那些文武官员都有些六神无主，既不敢互致问候，也不敢窃窃私语，甚至连相互瞧瞧都不敢，只是低下头想心事，惟恐灾祸降到自己的头上。

司马昭扫视着那些惶恐不安的文臣武将，微笑着说：“今晚我将诸位请来，是想告知大家一件喜事，与诸位一起庆贺一下，畅饮几杯。”

司马昭的这句话使大臣们紧绷着的心弦松弛了下来，都暗暗地舒了口气，如释重负地抬起头来，陪着笑脸说：“大都督有何喜事相告？”

“今日午后，我接到征西将军邓艾送来之捷报。蜀国贼寇姜维率军偷袭我洮阳时，中了邓艾将军之埋伏，损兵折将，大败而逃。”司马昭说着，将几案上的一杯酒举起，提高了声调说，“来，为邓艾将军大获全胜，干杯！”

司马昭这么一说，群臣才彻底松了口气，应声举起几案上的酒杯。然而，就在大家将饮未饮之际，忽听有人说：“大都督此言欠妥。”

这话音虽然不高，但却好似一声惊雷，将那些大臣吓了一跳，有不少人甚至猛然一抖，把杯中的酒洒掉大半，心中暗暗地嘀咕着：何人如此不知天高地厚，竟敢说大都督之言欠妥！难道他活得不耐烦了！

就在群臣大惊失色、为说话之人捏着把汗的时候，有一人站了起来，不亢不卑地说：“以卑职之拙见，大都督方才之言有些欠妥。”

大臣们循声望去，这才发现，那个敢于当众冒犯司马昭的人，是一位三十出头、四十不到的壮年人。他生得面如白玉，双目炯炯有神，儒雅而又俊美，气宇轩昂而不失老成持重，潇洒之中流露出几分自信。在这帮以



老年居多的大臣之中，真可谓是一枝独秀，出类拔萃。

此人就是司隶校尉<sup>①</sup>钟会。钟会字士季，乃魏国名臣钟繇之子。他敏慧早成，才华出众，年方弱冠就声誉甚高，知名于世。司马懿发动政变之后，他审时度势，早早地就投靠了司马氏，与司马师、司马昭兄弟过从甚密，关系融洽。

司马懿死后，魏国的镇东将军毌丘俭和扬州刺史文钦，在淮南起兵反抗司马氏。钟会不仅力劝司马师率军亲征，而且还随军远行，出谋划策，为平定这次内乱立下了汗马功劳<sup>②</sup>。

司马师打败毌丘俭和文钦之后，还没来得及及返回洛阳，便死在许昌军中。此时，魏帝曹髦欲乘机剥夺司马氏的兵权，下诏命代替司马师统领诸军的司马昭留在许昌。这时钟会又力劝司马昭违抗朝命，率军星夜回师洛阳，以武力迫使曹髦就范，使司马昭得以继其兄之后总揽魏国的军政大权。

司马昭执掌朝政之后，征东大将军诸葛诞在寿春起兵反抗。司马昭挟持魏帝曹髦前去征讨，半年未能攻破寿春城，还是钟会向司马昭献反间计，使寿春城的守军发生内乱而被攻破<sup>③</sup>。

钟会是司马氏兄弟的主要谋士，为巩固司马氏政权做出了重大的贡

献。因而，他备受司马昭的赏识和信赖，不仅委以重任，而且一再升官加爵，还不到四十岁，便当上了握有实权的司隶校尉。

也许是因为司马昭与钟会有着这种非同寻常的关系，或许是由于司马昭今天的心情格外好，或者二者兼而有之，他没有像往常那样，对敢于当众冒犯他的人治以重罪，反而和颜悦色地问：“士季，我方才之言有何欠妥之处？”

① 司隶校尉：官名，第三品，领司州，职掌督察京畿、纠察百官，职权显赫。

② 据《三国志》与《晋书》载：正元二年（255），镇东将军毌丘俭与扬州刺史文钦假借太后之诏，在寿春（今安徽寿县）起兵，传檄诸州郡，请废司马师。当时，司马师新割目瘤，尚未痊愈。王肃与钟会以事关重大，力劝司马师率军亲征。司马师听从了王肃、钟会的劝说，率大军围攻寿春，并打败了毌丘俭与文钦。文钦逃往吴国，毌丘俭兵败被杀。《三国演义》第一百十回“演义”了此事。

③ 据《三国志》与《晋书》载：甘露二年（257），司马昭采用贾充之策，召征东大将军诸葛诞入朝。诸葛诞惧怕遭到陷害，杀了扬州刺史乐琳，据寿春而反，并遣长史吴纲与少子诸葛靓至吴国称臣求援。司马昭亲率大军前去征讨诸葛诞，吴国亦派遣文钦、全怿等将率军去救援诸葛诞。司马昭击败吴国援军，攻破寿春，擒杀了诸葛诞。《三国演义》第一百十一回、第一百十二回“演义”了此事。

“大都督，恕卑职直言。”钟会轻松地笑了笑，神态自若地说，“大都督方才之言，是只言其表未言其里，只言其流未言其源，只言其枝未言其根……”

“噢——”司马昭不由一怔，正色道：“士季何出此言？请详细道来。”

钟会故作认真地说：“邓艾将军伏击了姜维，大获全胜，此乃是表、是流、是枝，而此次胜利之里、之源、之根，乃是大都督知人善任、运筹帷幄。没有大都督知人善任，邓艾将军便无用武之地；没有大都督运筹帷幄之中，便无邓艾将军决胜千里之外。故而，这第一杯酒应为大都督知人善任、运筹帷幄而干！”

“哈哈……”司马昭听罢，放声大笑，喜形于色地说：“知我者，乃钟士季也！”

事到如今，那些为钟会捏着一把汗的文武百官方恍然大悟，这钟会不仅足智多谋，而且就连阿谀奉承、拍马溜须之手段，也比他人技高一筹，无怪乎司马昭对他格外垂青。

前有车，后有辙。钟会抢先一步，为司马昭唱起赞歌，博得了司马昭的欢心。在座的文臣武将谁还愿落后，纷纷仿效钟会，为司马昭歌功颂德。

司马昭今天的情绪格外好，连长

年紧锁的眉宇也舒展开了，兴致勃勃地说：“请诸位不必拘束，开怀畅饮！”

自从司马昭执掌朝政以来，内忧外患接连不断。数年来他寝食不安，愁眉不展，对不中意的文臣武将，轻则大加训斥，重则严加治罪。因而，文武百官每次进入这座议事堂，总是如履薄冰，如临深渊，人人自危，像今天这种情形，实属罕见。因而，大家谁也不愿意去扫司马昭的兴，无论是爱喝酒的还是不爱喝酒的，能喝酒的还是不能喝酒的，都舍命相陪，频频举杯，轮番向司马昭敬酒。议事堂内出现了以前所没有过的融洽、轻松和活跃的气氛。

几杯酒下肚以后，司马昭有些面红耳热，颇为感慨地说：“我自秉承父兄之业以来，本想与诸位同享太平。但是，蜀国那个可恶之姜维，连年领兵进犯，搞得陇右地区战火频起，动荡不安，举国上下不得安宁。我常为此寝不安席，食不甘味，难得有个开心之日，与大家一起畅饮几杯。”

“大都督不必为此而烦恼，”司马昭的话音刚落，武将之中有人高声说道，“末将虽不才，但愿潜入蜀国，伺机杀掉姜维，以消大都督心头之

恨。”

“此言差矣！”钟会应声反驳道，“我国乃中原之泱泱大国，大都督乃堂堂之宰辅，派名刺客去暗杀姜维，岂不是要被天下人耻笑！”

“派刺客进行暗杀，乃下作之举，非大丈夫所为。”钟会的话再次引起了司马昭的注意，他打量着钟会，饶有兴趣地问道，“以士季之见，该当如何？”

钟会胸有成竹地说：“以卑职之拙见，大都督可遣一智勇之将，领兵伐蜀，荡平西南，以绝后患。这才是斩草除根、一劳永逸之上策。”

钟会的话在文臣武将中引起了一阵窃窃私语，私语过后，右将军<sup>①</sup>邓敦大声说：“司隶校尉之言不妥。蜀国虽然偏处一隅，可也气候适宜，土地肥沃，物产丰富，有‘天府之国’之美称，经过诸葛亮等人多年苦心经营，治理得国泰民安。蜀国与我国接壤处，均为崇山峻岭，多雄关险隘，易守难攻。姜维乃诸葛亮之得意门生，治军有方，智勇双全，岂可轻视！如若对此不利于我军之状况置而不顾，轻率出师伐蜀，其结果只能是无功而返，劳民伤财……”

邓敦的话又在议事堂内引来了一阵嗡嗡的议论。司马昭瞧瞧邓敦，又瞅瞅钟会，试探着问：“士季，汝以为右将军方才之言如何？”

“卑职以为，右将军之言乃一孔之见、怯懦之论。”钟会瞟了邓敦一眼，振振有词地说，“蜀国自诸葛亮病逝之后，后主刘禅纵情于声色，恣意享乐，挥霍无度，国力已日渐衰微，朝野内外怨声四起。蜀国虽多雄关险隘，易守难攻，可国小民少，兵微将寡，一旦我大兵压境，强打硬攻，关隘自然必破无疑。姜维虽智勇双全，无奈是孤掌难鸣，独木难支；加之他本为降将，近年遭黄皓等人排斥，只好远离成都，驻军沓中，名为屯田，实为避祸。纵观全局，蜀国已是日暮途穷，只要出兵征伐，必可破之。请大都督明鉴！”

钟会的这一番宏论，并未引来文武百官的众口附和，大家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紧闭嘴巴，沉默无语。

过了好一阵儿，文武百官中才站出一人，声弱气短地说：“大都督，卑职以为，司隶校尉之言甚是有理。蜀国现在确已日薄西山，摇摇欲坠，即使诸葛亮再生，也是回天无术，难挽其衰败之危局，何况姜维乎？大都督应趁此机会，挥师征伐，定可一举荡平西南，消灭蜀国……”

说话之人大约四十来岁，生得羸

<sup>①</sup> 右将军：官名，第三品，与左将军、前将军、后将军并称，掌京师兵卫及戍守边隘，讨伐四夷。

弱瘦高，面色苍白，两腮略陷，双眼微凸，鹰钩鼻，四方口，大耳朵，宽额头，一副大病初愈的样子。此人姓卫名瓘，字伯玉，官拜廷尉<sup>①</sup>之职。

休看卫瓘一副病恹恹的模样，好似弱不禁风，然而，他不仅学问渊博，擅长书法，那一手笔走龙蛇的草书堪称一绝，为时人所重；而且工于心计，颇具谋略，外柔而内刚，貌弱而心强。他身为廷尉，能明法公断，在朝中颇有声誉，深得司马昭的喜爱。但由于他与司马氏的关系没有钟会那么深厚密切，而且也不像钟会那样善于奉迎司马昭，故而也未能像钟会那样得到司马昭的宠信。尽管如此，司马昭对他还是另眼相看，非一般朝臣可比。

司马昭听了卫瓘的话，微微地点了点头，期待着更多的朝臣发表见解。可是他一等再等，仍不见有人站出来说话，就微微皱了皱眉头，轻轻叹了口气，然后举起酒杯，提高了声调说：“天色已晚，请诸位再满饮一杯，回府歇息吧。”

“多谢大都督赐酒，卑职告退。”文臣武将遵命饮罢杯中酒，纷纷退出议事堂。而当钟会要离开时，司马昭却叫住了他，小声说：“士季，请到书房稍候片刻，我有话要说。”

“卑职遵命！”钟会面有得意之色，独自一人向司马昭的书房走去。

司马昭目送着文武百官离开了议事堂，才回到了书房。他退去左右，关上房门，笑着问钟会：“士季可知我独将汝留下有何话要说？”

“大都督独留卑职莫非为出兵伐蜀之事？”钟会心领神会地反问。

“满朝文武之中，知我心者，惟汝一人而已！”司马昭用欣赏的目光打量着钟会，微笑着说，“汝力主出兵伐蜀，不知可有良策在胸？如今可详细道来，以消除我心中之疑虑。”

“大都督，出兵伐蜀之事，卑职已思虑多时矣。”钟会款款一笑，侃侃而谈，“……蜀国自诸葛亮去世以后，每况愈下，日益衰败。如今是君主昏聩，奸佞当道，官贪吏腐，国库空虚。虽有姜维苦撑危局，但忠信见疑，势单力孤，受人掣肘，自身尚且难保，还何谈保国！他之所以屡次进犯陇右，实则是以攻为守之计，乃强弩之末也。据卑职所知，蜀国现有兵马不过十万有余，除驻守成都与其他地方之兵马，真正能够用于同我军作战之兵马只有五万，而其精锐之师，也只有姜维所统之三万兵马。大都督可令一将统兵三万把姜维缚于沓中，使其无法领兵东救汉中；还可令一

<sup>①</sup> 廷尉：官名，第三品，九卿（太常、光禄勋、卫尉、太仆、廷尉、大鸿胪、宗正、大司农、少府）之一，职掌刑狱。

将，统兵三万，驻守阴平桥，即使姜维拼死突破沓中之围，也难过阴平桥。有此二道防线，可保万无一失，姜维便不足为虑矣。大都督再另选一智勇之将，统领十万大军，从斜谷、骆谷与子午谷三路进军，直指汉中之乐城与汉城，能攻取则攻取之，一时无法攻取则留兵围困之，其余兵马则迅疾奔赴阳安关与剑门关，将二关夺取过来……”

钟会滔滔不绝，将他思考已久的破蜀之策向司马昭和盘托出。司马昭十分认真地倾听着，边听边频频点头，最后竟亲切地拍着钟会的肩头，高兴地说：“汝真乃我之子房也！”

“大都督过奖矣！”钟会矜持地笑了笑，谦恭地说，“卑职为报答大都督知遇之恩，敢不尽心尽力，以效犬马之劳。”

司马昭郑重其事地问道：“以汝之见，何人可率军缚姜维于沓中？”

钟会一本正经地回答：“以卑职之浅见，此人非征西将军邓艾莫属。”

“何人可领兵驻守阴平桥，以断姜维之归路？”

“卑职以为，雍州刺史诸葛绪可担当此任。”

“何人可率领大军取汉中，夺剑门关，进军成都，灭掉蜀国？”司马昭上上下下地打量着钟会，若有所思地问。

“这……”钟会欲言又止，沉吟了片刻，“这恐怕要劳大都督亲自出征……”

“满朝文武之中，难道无人可担此重任？”

“以卑职之见，满朝文武之中尚无人可担此重任。”

“我看未必。”司马昭笑咪咪地瞅着钟会，引而不发地说，“我以为朝中有一人可担此重任。”

“何人？”钟会睁大眼睛，有点紧张地问。

“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”司马昭笑吟吟地说，“朝中只有汝可代我统兵伐蜀。”

“我？”钟会有些受宠若惊，脸上掠过了一丝得意之色，然而又马上低下头，犹豫了一阵儿，言不由衷地说，“卑职恐难以担此重任，还是大都督亲自统兵去征伐巴蜀，卑职愿随军为大都督参谋军事。”

“我意已决，士季不必过谦。”

“既然如此……卑职只好从命。”

这一夜，钟会没有回府，司马昭也未回卧室，二人在书房中低声交谈着，书房中的灯光一直亮到天明。

司马昭送走钟会之后，天色已经大亮。与钟会的彻夜长谈，使体质并不强健的司马昭显得十分疲倦，脸色

苍白，眼圈发黑，四肢酸胀，脑袋里还有些隐隐作痛。他双肘支在几案上，轻轻地按摩着太阳穴，借以缓解困乏。

这时，一名家丁推门走进书房，将一碗人参燕窝羹放到司马昭面前，低声说：“大都督为国操劳，通宵未眠，夫人特遣人送来此羹。请大都督为国珍重，万万不可过度劳累，有伤贵体，用罢羹后，请回内宅歇息吧！”

“嗯——”司马昭应了一声，端起人参燕窝羹慢慢地吃着。可是，刚吃了几口，他却又突然想起了什么，放下羹碗，低声吩咐家丁：“速去请羊祜与杜预来此议事。”

“这……”家丁面露为难之色，嗫嚅地说，“夫人再三吩咐，请大都督……”

“休得多言！”司马昭打断家丁的话，不容置疑地说，“快快去请！”

“是！”家丁不敢违背司马昭之命，转身走出书房。

司马昭重新端起了那碗人参燕窝羹，慢悠悠地吃起来，边吃边想心事。

大约过了半个时辰，羊祜和杜预相伴着走进司马昭的书房，边行礼边齐声说：“卑职参见大都督！”

“二位贤弟免礼。”司马昭连忙站起身来，右手挽住羊祜，左手挽住杜预，和颜悦色地说，“皆是自家兄弟，

不必如此多礼，快快请坐！”

如果仅就官衔品阶而言，羊祜和杜预在司马昭面前真正可算是“卑职”了；然而，若就姻亲关系而论，他们三人倒也可以算是“自家兄弟”。

羊祜字叔子，乃东汉名士蔡邕之外孙、上党太守羊衞之子，与司马师之妻、司马昭之嫂羊徽瑜为一母同胞的姐弟。他年纪四十有二，身長七尺有余，方脸宽额，大耳明目，两道剑眉像是用墨笔抹出来的一般，又浓又长，直插鬓角，长长的胡须又密又黑，飘洒胸前，气质高雅，神采飞扬。他不仅外貌上风姿俊美，仪表堂堂，潇洒倜傥，而且德操高尚，美名远扬，在年轻的时候就以博学多识、卓尔不群而知名于世，州郡的刺史与太守曾多次盛情相邀，请他出来做官，但均被他婉言谢绝，故而有“今日颜子<sup>①</sup>”之誉。刺史夏侯威爱他的德与才，将其兄夏侯霸之女许配给他为妻。在曹爽独揽国政、夏侯霸权势显赫之时，他对妻族是避而远之，一再拒绝去做曹爽的幕僚；而当曹爽身

---

<sup>①</sup> 颜子：即颜回，孔子的弟子，贫居陋巷，箪食瓢饮而不改其志，深得孔子的赏识。

败名裂、夏侯霸投奔蜀国<sup>①</sup>之后，他却一反常态，对妻家一族多方照顾。他的这种不趋炎附势的举动，为世人所重，传为美谈。司马昭执掌朝政之后，便以魏帝的名义，征召他到朝廷为官。至此，他才应召入朝。此后，司马昭一再要为他升官晋爵，他依旧再三推辞。所以，他至今仍不过是个官职低微的秘书监<sup>②</sup>。不知是司马昭出于对兄嫂的敬重，还是出于对他德与才的赏识，对这位“卑职”总是刮目相看，以礼相待，凡是遇有重大的事情，总要私下与他进行商议。

杜预字元凯，乃尚书仆射杜畿之孙、幽州刺史杜恕之子。他年纪虽与羊祜相仿，但相貌却无法与羊祜相比。他身高不足七尺，体质瘦弱，大额头尖颧，小鼻小眼，而且还患有大脖子病，更是大损其容貌。然而，令人惊奇的是，他虽其貌不扬，手无缚鸡之力，身不能跨马驰骋，射不能穿透缟素，但他却勤奋好学，手不释卷，满腹经纶，多谋善断，多才多艺，不仅在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历法、律令、算学、工程诸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，而且精于盛衰之理，明于兴废之道，为时人所称道，有“杜武库”之美誉。只是由于其父杜恕与司马懿不相融洽，遭受排斥，幽怨而死。他也因此受到连累，怀才不遇，久未被朝廷征用。司马昭继承父兄之业以后，

便开始为改朝换代做准备，不遗余力地笼络人才。杜预的才学和声誉，引起了司马昭的高度关注，他竟一改父兄之所为，不仅起用杜预为尚书郎<sup>③</sup>，而且还将他的同父异母之妹嫁给杜预为妻。尽管司马昭为堵住朝中那帮老臣的嘴，暂时还未给杜预高官显职，但内心却对他颇为佩服，每每有疑难犹豫之事，总要背地里与他相商。

羊祜和杜预略作谦让与推辞，便在司马昭对面坐了下来。羊祜隔着几案偷觑了司马昭一眼，谨慎地问：“大都督将卑职召来，不知有何驱使？”

“叔子贤弟不必如此。”司马昭摇了摇头，摆了摆手，苦笑着说，“此处乃书房，我等乃兄弟相聚，切不可拘于礼节，使自家兄弟变得生疏起来！”

杜预与司马昭是妹夫郎舅，关系

---

① 据《三国志》载：夏侯霸之父夏侯渊在征讨汉中时被黄忠杀死，故夏侯霸常有报仇之志，曾任讨蜀护军大将军，深受曹爽器重。司马懿发动政变杀了曹爽后，夏侯霸惧怕受到株连，投奔了蜀国。《三国演义》第一百七回“演义”了此事。

② 秘书监：官名，第六品，掌管国家图书典籍。

③ 尚书郎：官名，第六品，尚书台的属官，主文书起草。

更为亲近一些，交往也比较多，忙知趣地说：“恭敬不如从命，今日我等便称兄道弟。子上兄身负定国安邦之重任，日理万机，宵衣旰食，今日一早便将叔子兄与小弟唤来，必定有所见教。”

“见教实不敢当。愚兄倒是有件难以决断之事，欲向二位贤弟讨教，还望二位贤弟能为我排忧解难。”司马昭没有耍什么花招，心事重重地说。

羊祜见司马昭倒能以诚相见，没把他当外人，就坦率地问：“子上兄莫非为伐蜀之事而忧虑乎？”

羊祜和杜预官职较低，还没资格与朝中的大臣同堂议事；而在昨晚之前，司马昭也从未向人披露过欲大举伐蜀的心迹；至于他与钟会密谈的内容，其他人更是无从知晓。因而，羊祜此言一出，司马昭颇感意外，诧异地打量着羊祜，惊奇地反问道：“叔子贤弟安知我为伐蜀之事而忧虑？”

羊祜淡淡一笑，沉稳地说：“天降雨雪之前，风云显之；人欲举大事之前，眉目露之。近两年朝中安定，国泰民安，与吴、蜀二国也无大战事。而子上兄却郁郁寡欢，愁眉少展，我几次到书房拜谒，均见子上兄面对蜀国地图沉思。故而，愚弟断定子上兄正在思谋伐蜀之事。”

“叔子兄此言乃肺腑之语。”杜预

接过羊祜的话，补充说，“数月以来，叔子兄已多次与我谈及此事，只因子上兄尚未作出决断，因而我二人不便贸然进言。”

“叔子贤弟看事入木三分，一言中的，愚兄佩服不已！”

司马昭收起惊诧之色，换上严肃的表情，两眼直盯着羊祜和杜预，异常认真地问：“二位贤弟以为蜀国可伐否？”

羊祜和杜预似乎早已经商量过此事，异口同声地说：“蜀国可伐！”

“二位贤弟亦认定蜀国可伐，愚兄心中之忧可解矣。”司马昭轻舒了口气，又问，“愚兄欲使钟会领兵伐蜀，二位贤弟以为妥否？”

“这……”羊祜好似有什么难言之隐，欲言又止，把目光转向杜预。

杜预心领神会，小心翼翼地：“子上兄高瞻远瞩，知人善任，决断自然无不妥之处。只是此次伐蜀事关重大，大军一发，便无退路，容不得有丝毫差错。请子上兄三思而行。”

“元凯贤弟所言甚是，愚兄已思之再三。”司马昭沉吟片刻，恳切地说，“为确保伐蜀之胜，愚兄欲有劳二位贤弟随军出征。不知二位贤弟可愿助愚兄一臂之力否？”

“愚弟甘愿效劳，请子上兄明示。”羊祜和杜预齐声回答。

“如此甚好！”司马昭又将羊祜和



杜预打量了一遍，压低了声音说，“钟会虽智谋不凡，然其毕竟年少些，且从未独自领兵征战过，我怕其意气用事，有碍伐蜀之大业。故而，我欲以叔子贤弟为军司，持节监督伐蜀诸军事；以元凯贤弟为长史，掌管伐蜀之军需。不知二位贤弟可愿屈就此职否？”

羊祜听罢司马昭之言，眉头立即就皱了起来，低下头沉思不语。

司马昭见羊祜神情有变，不由一怔，有点奇怪地问：“莫非叔子贤弟以为不妥？”

羊祜抬起头来，不置可否地瞅了司马昭一眼，吞吞吐吐地说：“愚弟资历浅薄，官职卑微，若出任军司一职，会在朝中生出事非来，有损子上兄之声誉与威望。”

“叔子兄此话恐非由衷之言。”杜预听出羊祜的言外之意，一针见血地说，“我二人承蒙子上兄错爱，引为知己，视如同胞，叔子兄有话直说无妨。”

“叔子贤弟不必过虑。”司马昭也顺风使船，“民间有语：长兄如父，长嫂如母。我能有今日，乃依仗父兄之功业。我对兄嫂倍加敬重，对叔子贤弟视同手足，无话不谈。叔子贤弟何必如此多虑，让愚兄心中不安！”

话说到这种程度，羊祜只好实话实说了。他站起身来，向司马昭深施

一礼，诚恳地说：“请子上兄恕罪。并非愚弟怕苦畏难，不肯随军出征，而是我与元凯一并出任伐蜀大军之要职，恐于作战不利。”

“呃——”司马昭怔了怔，深为疑惑地问：“叔子贤弟何出此言？”

羊祜认真地答道：“子上兄待我与元凯如同亲兄弟，满朝文武人所共知，钟会更是了如指掌。子上兄既已令钟会为伐蜀之主将，若我二人再分别出任军司与长史之要职，必然引起钟会之疑心，以为子上兄对其存有戒心。如钟会心存疑虑，用兵时必然瞻前顾后，当断而不敢断……”

羊祜的话还没说完，司马昭已恍然大悟，连连点头，喃喃自语道：“如此说来，二位贤弟皆不宜随军出征……”

“非也。”羊祜摇了摇头，沉稳地说，“伐蜀大军，人马众多，消耗甚大，粮草军资不可胜数，若稍有疏漏，大军便有饥寒之危。故而，此掌管军需之长史一职，非元凯莫属，他人无法胜任。据愚弟度之，子上兄即使不言，钟会亦将自请元凯出任此职。至于军司一职，子上兄还是另选朝中官职与钟会相当而又可靠之人担任为宜。”

司马昭问道：“以贤弟之见，何人可担当军司一职？”

羊祜答道：“愚弟以为，廷尉卫